

譯文

第一卷 第六期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文學季刊

一週年紀念特價

本刊旨在以忠實誠摯的態度，爲新文學建設而努力。內容有舊文學的重新估價與整理，文藝創作，文藝批評的理論的介紹與建立，世界文學的研究，介紹與批評，國內文藝書報的批評與介紹。特約撰述百十餘人，每期均在三百頁以上，全用新五號字排印，每逢三，六，九，十二月十六日發行。每冊零售實價五角，預定全年國內連郵費一元八角，國外加倍。

◀特價辦法▶

- 一 凡定閱「文學季刊」自二卷一號起全年一份者，得享下列優待，三月底止。
- 二 「文學季刊」第一卷精裝合訂本原售實價二元四角，新定戶同時購買祇收特價一元五角。
- 三 新定戶同時購買生活書店發行之文學叢書三種：勞者自歌（豐子愷等作）實價六角，殘冬（茅盾等作）實價八角，遲暮（郁達夫等作）實價七角五分，一律照實價對折優待。

北平文學季刊社編行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

各地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上海華銀行新華銀行江蘇省農民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華僑銀行聚興誠銀行大陸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訂閱省費便利妥捷無比



譯文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番字第一一三九號

哥 德 論……………五九五

法國 A·紀德作 陳占元譯

普 洛 米 修 士……………六〇七

德國 J·哥德作 傅東華譯

奇 聞 二 則……………六一二

俄國 A·契訶夫作 魯 迅譯

動物寓言詩四首……………六三一

法國 G·亞坡黎奈作 黎烈文譯



小	像……………	六三五
蘇聯	A 盧那察爾斯基作	孟十覺譯
少年	別……………	六四一
西班牙	P·巴羅哈作	張祿如譯
萊	蒙 託 夫……………	六五九
蘇聯	D·勃拉果夷作	謝 芬譯
詩	三 首……………	六六五
俄國	M·萊蒙託夫作	傅東華譯
紅	頭 巾……………	六七〇
烏克蘭	A·何羅甫珂作	孫 用譯
後	記……………	六九五

畫

插

萊 蒙 托 夫	孔	烏	蚤	貓	暴 燥	壞 孩	哥 德	撐 筏 子
像(俄國P·沙波爾洛斯基畫) 六六五面前	雀(同上) 六三四面	賊(同上) 六三三面	虱(同上) 六三二面	(法國R·杜費木刻) 六三一面	人(同上) 六二五面前	子(蘇聯V·瑪修丁木刻) 六一五面前	像 五九五面前	者(加拿大E·賀爾加忒木刻) 封 面

哥德論

法國 A·紀得 作

很久以來我便盼望多少清償我對哥德所負的債。我不會找到比這百年死忌更適合的機會了。哥德的名字往來到我的筆下；但我對這位天才却至今還不曾直接有所論列。不用說，哥德給我的益處比任何別人，甚或比所有的人一起給我的益處都還多一點。當真，我談及他，好像在清償一筆舊債一樣。

我有幸在早年遇到哥德。我馬上便覺得不由自主的和他締結了很深的友愛；而且，即使有時一些神祕的突變把我帶的和他那樣遙遠，我總是心悅誠服的讓自己走回他那裏。

我在這裏所想說的並非對於他的作品或他本人的什麼新的見解。我沒有這樣的猖狂；我以為簡單的說明他在我的智識及道德的發展上，在我的一生裏所發生的影響，這樣更能表揚他。他給我的影響是很可觀的。這種影響一定比他在許多德國人的一生裏所生的影響更加重大；並且比假如

我自己是德國人時更加重大。因為，來的愈遠，哥德能加惠於我者更多。假如我們法國人覺得他比萊茵河彼岸別的作家略少德國人的氣習，這也是因為他更爲大致且普遍地近於人情的緣故，並且，整個德國民族因着他才與人類有着最廣的聯接。話雖如此，我若因着他得與人類痛癢相關，那正是因為我認識了德國。說一個偉大作家的恩惠止於他本國的疆界，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不用說只有他的同胞才能完全了解他；但這些同胞在血液裏已有而用不着學的東西，却能變成一個外國人的無價的寶物。德國在勒新（Lessing），溫克爾曼（Winckelmann）及赫德（Herder）之後，終於在哥德身上開花起來，它對於哥德所有的驚異比法國較少，因而獲益於哥德者也許亦較少。不用說法國有過服爾泰（Voltaire）幫助它去抵抗宗教的奴役；但服爾泰的譏諷同時牽及音樂和真純的詩。夏都勃利昂（Chateaubriand）和我們的初期浪漫派不久便把後二者的權利爭了回來。哥德的動作却更爲久遠，他在嘉爾維爾（註一）的對面建起一座有着詩神徘徊其上並奏出至美的歌曲的阿林比（註二）讀着他的書，我明白人可以脫去襤褸而不會着涼，可以拋下兒時的信念而不會以是貧促，並

註一 Calvaire 即耶穌受死之處。

註二 Olymp 希臘山名，據著者傳爲擊神之宅。

且懷疑的思想（我指：探討的精神）能夠而且應當變成創造的力量。所以我如在這裏說及影響我的一生至爲重大的個人的讀物的迴憶，還得希望大家原諒。並且，我既不爲我的經驗在這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這樣便可以使人估量到哥德在一個法國人的頭腦裏所能喚起的迴響。

我和哥德的接觸始於浮士德第二部。當畢爾·路易（Pierre Louys）第一回教我（我怎麼不存着感謝他的心呢？）念浮士德和喪杜兒（註一）的對話時，我還在中學修辭班肄業。往後我每回再讀到此處，便聽到路易給感佩與柔情的淚浸着的聲音，夾在浮士德的聲音裏面，說海倫（註二）

Sie ist mein einziges Begehren! (註三)

這個道出畢爾·路易全部美學的絕叫，無論它怎樣可以使人擊節，我也不肯只把它看作一種縮小範圍的話（Une restriction）。我看哥德亦不如此，因為他知道西隆（註四）若老馱着海倫在背

註一 Centaure 希臘神話中人身獸足之怪物。

註二 Helene 荷馬史詩裏的希臘美人，哥德在浮士德內用作象徵理想的美人。

註三 她是我唯一的要求！

註四 即上述塞杜爾之名。

上，便不會注意草木，醫理，也不會撫育阿西爾。（註）哥德也知道搖動肩膊。稍後我讀到李維士 *Lowys* 做的哥德傳記的德譯本，給我說明了這一點；我是那樣高興的讀着這部傳記，自後每當我想及哥德時，我便弄不清楚究竟是想及他的作品呢，還是想及他的本人。在一切典籍裏面，再找不出一種更加完全的混合，它的教訓其所以那麼懇切者亦即由此。多少藝人的生活無論怎樣忠實，它還是和他們的作品劃分着。在哥德則二者永遠有如水乳交融。他的每首詩是一種行爲；另一方面，我們覺得他的一生便是一件藝術品，便是他的最美的作品之一。無論我讀的是哥德那一篇文章，我總不能忘却他本人，正如我讀着瑪柏士 (*Macbeth*) 或奧特路 (*Othello*) 時忘不了莎士比亞一樣。這裏，我所讚賞的不獨是那朵花；而是同時在讚賞着生長並營養這枝花的，我不能把這枝花從那裏拆開的整株樹子。而且假使我在這裏遷就着自然學者的要求，這種要求，我也還是得之於哥德。無論他怎樣注重思想生活，哥德從未忘却現象的世界。一種穩健的素性帶引着他，並只許他這反神祕的人依照着感覺世界的法則去思想。我們現在大部份的「智識階級」都缺乏這種自然學者的素性；我想就是在這一點，哥德可以給我們很好的教訓，但這即是大家最不明白，最少傾聽的一點。不用說，我覺得自

註 荷馬史詩裏的希臘英雄，傳爲奧杜爾所撰。

己和他至爲接近的也就在這一點。

在這個我的生命的初期，我雖沒有讀過全部浮士德第二部，但我還讀到在欣欣向榮的自然中醒來的浮士德的獨白，還讀到這些外界的力量這麼活躍着的詩句，使我立刻明白而且慚愧自己至今（我當時十八歲）只以靈魂接納上帝；我明白假如自然與我之間，沒有書本的隔膜，假如我讓一種直接的常川的接觸，一種我個體和整個周圍的生理的交接成立，上帝便可以從我的感官對我說話。

我也念過海倫的獨白：

Bewundert viel und viel gescholten……（註1）

及後，有多少回數我給自己反覆說着這句話，熱烈地認定別人的欽倒是與責罵相伴而來，我們不能得到讚賞而不惹起侮辱，且凡不愛自己的痛苦的人，也沒有對於月桂冠的真正的愛。

稍後我第一回讀陶爾加安·塔素（註2）的回憶，是不能和叔本華分開的，表現與意志的世界

註1 被人欽仰多方也被人多方侮辱。

註2 Torquato Tasso 舒德戲劇之「主人」爲意大利詩人塔素，劇以是得名。

(註一) 在詩人和實行家間對話的辯難之下掘了一道玄學的深溝。哥德自己雖沒有常常意識到這個深刻的意義，那是不要緊的。這豈不是使人能夠看出比藝術家的原意更多的東西的一種完美的藝術品的特性嗎？在這段對話裏，兩個宇宙互相搏擊着；行為與夢和純粹的冥想對峙着……而我愛在哥德的全生涯裏再見到這種他很熟練的在他身上保持着的對抗 (antagonisme)，這對抗使他只有在奮鬥中才覺得滿足，使他不希圖休息，使他不承認在死以外還有休息。這正因為他知道：

在衆峯之頂，休息

並且因為他不要休息却要奮鬥，所以在藝術上的和在生活上的一樣，他不愛崇高的超乎人情的高峯，而愛被陽光籠罩着的生有營養人和陶醉人的小麥和葡萄的半高原。

因為再沒有比大衆（至少在法國）給他想出的寧靜的影象更不忠實的弄錯他的面目了。這種毫不動情的微茫的站在一個風雨打擊不到之地的崇高的洪福，並非他之所有。他雖服膺斯賓諾莎，可是不至於逃避倫理學（註二）助他懂得更好的熱情。反之他委身於每一種熱情，他曉得從那上

註一 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et comme Volonté 叔本華的哲學名著。

註二 Ethique 斯賓諾莎的哲學名著。

面獲得教訓，而且只有在這種熱情不會使他再有所得之時，他才會想法擺脫它。他的目的，倘若在簡單單單盡情生活之外還有別一個目的的話，這就是教化，而並非幸福。這也是我當日的契友密昔爾·亞諾（Michel Arnaud）在一九零零年和一九零一年發表於隱居（l'Ermitage）裏的一篇命名哥德的智慧的文章裏面，說得至為中肯的地方。我剛才重讀過這篇文章，我覺得在他以後沒有人寫過比這更合理，更好的論哥德的文章了。不用說我當日與亞諾的談話使我對於那個有許多天然的類似令我傾心的人更進於親切的地位。但這裏也說得上影響嗎？我若這樣願意讓哥德教導我，這是因為他使我知道我自己。咬文嚼字地說來，我若提到認識，正是在他身上我不住的認識到我自己；我所能有的每個思想，若非出自他，至少是因着他而得到安定。他不使我改變自己的路；爲要遇着他，我不必離開自己。我所讀的他的著作沿路標誌着我的生活。我再執起一本詩與真實（註）我在論希伯來民族史（第四卷）之處，曾用鉛筆記下：「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比斯加拉遊樂場讀完這段好文章」……而我承認，今日再讀它，雖然這段文章還是那樣優美，但我已不大明白當日使我如是傾心的究竟是什麼。那一定是在我覺得需要把事物弄得明白的那天，我有過一種啓示。也許我僅是

註 Dichtung und Wahrheit 哥德之自傳。此書已有小默先生的全譯本，不久將在生活書店出版。

曉得從這如此單純而且是這樣簡單地表達出來的思想裏得到一種新的自信：「不管人往那一邊走而且幹着什麼，他總會走向天性預先給他劃定的道路。」是的，哥德給我帶來的尤其是這一點：自信。在我當日所寫的日記內，我在相近的日子上讀到：「使我在世途上獲得安定的莫過於靜觀哥德的偉大的面目。」這也是因為我當日要解除一種清教道德的束縛，這種道德在某一時期的強項並教我抵抗，可是目前我只覺得它的限制和它的拘束，因此，它授給我的抵抗的力量，我現在便決心拿來反對這種道德自身。而此時最能助我的無過於羅馬哀歌（註）了。我非常高興我能那樣了解它們。我背誦這些閎偉的詩句而且盡日吟哦着它們；它們和我那飢渴的心的迫切的跳動合着節奏。我帶着一個直至今日處處給防閑和禁止羈絆着的人的駭異，在這些詩歌盡情欣賞着那種合法的快樂。怎樣的放縱！怎樣的瀟灑啊！我得把這種在歡樂中的寧靜而又諧和的開放作為己有。這種舉動和基督教理想對立得最為有力，這也就是教會的熱心擁護者所不願使人看到的。我瞧見他們否認哥德的一切才幹，一切服人的，雄辯的天稟，我便覺得有趣，因為單只有着他的生活的光榮榜樣便是使我深信他並沒走錯路；而只有在法國不能讀他的原作，單靠着失了魔力的譯本的人，才會否認

他的著作的富麗。話雖如此，他們對於哥德的否定我並不驚奇，我却高興看見哥德沒有同樣否定他們。他們不能接受哥德的倫理思想是自然的。顧慮到什麼都接受，什麼都了解的哥德，談及他們時也自然這樣寫着：「我總覺得別人也有權利照着他們的生活樣式生活，我亦照着我的。」如是文化把天主教看做人文思想豐榮的一段落而予以接受，這種人文思想是宗教所必得對抗的。

然而我承認哥德這種容忍使我今日覺得多少有點危險。當他儘是張開他的睿智和他的心渴欲什麼都明白時，那就一切都妥善；但假若是爲着顧慮到安靜，舒服，則尼采決絕的態度，我看便因此偉大起來。

僅是德國一國產生了這兩個偉大的人類的代表，這不是等閒的事。得先有哥德，然後尼采才能崛起，他並非來反對哥德，而是來繼承哥德。當我重讀哥德之時，我在那裏見到尼采已經胚胎。用不着怎樣緊壓浮士德使「超人」從他身上噴射出來；在神、英雄及魏蘭（註一）裏面，我已預感到悲劇之發生（註二）終於讀着他的普洛米修士（註三）時，我便明白人類所企圖過的大事業，莫過於反叛神。

註一 Les Dieux, les Héros et Wieland 哥德作。

註二 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尼采初期作品，其基本思想，於此已具胚胎。

註三 Prométhée 哥德短劇之一。普洛米修士盜天之火以賤其手造之人類，終爲諸比得（羣神之道）釘於高加索，有一鷲鳥噬其肝。

們。哥德別的作品開發我的思想之深都不及他這部作品，這也是因為它大膽到了極點之故；哥德之所以遲遲不決，直到他的晚年，才發表這部青年時代的著作的原因，於此亦可恍然。附在這篇作品上面的頌歌也是未得他的同意而發表的。這裏，哥德好像不由自主的接近了尼采，或者不如說作了尼采的先驅。但他在普洛米修士裏面所寫的不臣的境地，哥德不能亦不欲長留在那裏；他要離開雷靈之地，走向他的思想可以安然開放的地方。那個當在浮士德第二部裏於一種大膽的基督教的表象中使浮士德與上帝構和，的人在他愛和平的，心裏同樣盼望向阿林比的神們為起初反叛過的泰旦（註一）解紛。他在獨白之後所加的句子：「米勒爾佛（註二）到來，試作再度之調解，」足使我們明白此中消息。他既找不到一個合意的調解的形式，或他認這種調解是不可能或徒勞的，於是他便把這部作品半途停止了，但雖如此，他却不斷的想着這部作品，因為這部作品是極巧妙的象徵並蘊藏着他本人思想的煩惱。更有進者：他在世途上所達到的安寧，不用說是使用了一點騙術得到的；他既不甘願在藝術品上行騙，因此這件作品便終於沒有完成。

註一 泰旦 (Titan) 爲反叛神們之族，後爲雷靈所擊。普魯密誤爲泰旦。·哲皮 (Titan Jope) 之子，故亦稱泰旦。

註二 Mimerve 諸比得之女，智慧與藝術之女神。

假使尼采的堅貞把一種更有恆而高傲却不稍遜的大膽推進得更遠的話，我却稱贊並喜歡那在哥德身上的，和他的力相稱的柔情，那使得普洛米修斯俯就彭多（註一）的柔情：

你啊彭多，

一切才能的神聖的集合，

那些才能把歡樂散播，

在遙遠的天空底下，

在廣綿的土地上面；

那使我遍體歡暢的一切，

那在鮮烈的濃陰裏，

使我飲着安樂的一切，

那從友善的太陽裏帶來的春的洪福，

那從海洋裏帶來的溫暖的波濤，

它們的柔情若曾撫過我的胸懷

和那聖潔的純淨的光輝

使我的靈魂獲得休息的一切……

這一切，一切……我的彭多！

哥德的博識及他維持着種種才力的平衡，若無一種持中，節制，便不成功。或不如說：只有持中才許有這種幸福的平衡，而這種幸福的平衡是不久便給尼采棄絕了的。這兒是狄雍尼蘇士（註二）佔了勝利。哥德多少忌避着酩酊，寧讓阿普盧（註三）居支配的地位。浸染着光輝的他的作品，便沒有隱藏着極大的哀痛和哀痛的陰影的神密的變質。他可以流點甜蜜的淚；人家却從不聽到他的呻吟。不錯，尼采所求於人者更多；可是從這被雷擊的泰旦，這沒有彭多的普洛米修士的例子看來，他教我們想起的也還是我們的脆弱。對於尼采的充滿憂煩的問題：「一個人能做什麼？」再沒有誰像哥德一樣答得更好了。

（陳士元譯）

註一 Pandora 希臘神話中多才多藝之美人。諸比得曾以一箱見贈，箱藏種種惡物，使就普洛米修士，但為普洛米修士識

破，計終不售。 註二 Dionysos 希臘酒神。 註三 Apollon 希臘詩與藝術之神。